

國仇家恨投筆從戎

●周力行

我的小老鄉陳友諒

湖北武昌蛇山北端，在黃鶴樓的左邊，有一不算很大的水泥塚，立有一塊石碑，上面寫着「大漢陳友諒之墓」，遊客多異口同聲的說：「原來陳友諒是武昌人呀！」抗戰期間，我在南昌、九江一帶作戰時，常聽到當地父老講江西陳友諒和鳳陽朱元璋在鄱陽湖打仗的故事。我聽了笑笑，陳友諒那裡是江西人，他是我的小老鄉湖北沔陽人。

沔陽縣治東南角城垣上，留有陳友諒起義討元時的大軍鍋，直徑約五尺，深約兩尺，共兩口，傳說專為煮韃靼人之用，漢人特留作紀念。城外有紅花池，大及西湖之半，中有紅花堤，分池為兩半，亦如西湖白堤。每年端午龍舟競渡，城內城外均萬人空巷登城而觀，兒童則去撫摩此二鐵鍋，故光可鑑人而不生鏽。離軍鍋不遠之南端，置有陳友諒的兒子準備造宮殿之長大木料數堆，沔陽縣政府每年油漆一次，得以存此古跡。民國卅七年春暮，我傷癒回鄉，猶完好如昔，現在中共已拆毀所有城牆，當已不能再見。

民國五十二年，閱小兒的初中歷史課本，也說陳友諒是江西人，遂重翻「綱鑑易知錄」，果然載明：「友諒，沔陽漁家子，嘗為縣吏，不樂，會壽輝、文俊兵起，慨然往從之，遂為文俊簿書掾，尋亦領兵為元帥。」及今着筆，復查民國五十三年再版初中歷史，則云：「順帝至正十一年，陳友諒據江州（江西九江縣），朱元璋據集慶（南京）……，尤以朱元璋最有才幹，故能先平羣雄，統一江南……。」而高中歷史課本，亦僅云：「徐壽輝初據蘄水，繼陷漢陽、武昌、江州、杭州，後為部將陳友諒所殺。友諒稱帝，國號漢，都武昌，在長江流域的羣雄中，最為強大。」兩者都將陳友諒究竟是何處人這一點省略，筆者故以綱鑑易知錄為根據。因陳友諒戰死於鄱陽湖，葬於武昌，難免令人附會，我若不是看過他的陳迹，讀過正史，也不會注意到這端小事。

沔陽壯丁十九從軍

沔陽位居長江和漢水的三角洲上，與岳陽樓一江之隔，中部又有一道沔水及許多湖沼，幾乎年年都有水患，水退之後，稻田極肥，魚類特多

，所以當地有兩則矛盾的說法，其一是「魚米之鄉」，其二是「沙湖沔陽州，十年九不收，除有一年收，狗也不吃粥」。孟子說「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蓄」，沔陽的一年收，何能供十年之養？以故青年都被水災沖到外面謀生。抗日之戰，軍政部的統計，以縣為計算單位，沔陽投軍的壯丁最多，這是在不幸之中所得到的集體榮譽。

沔陽有兩大特點，文風頗盛，鬥志甚強，私塾甚多，朝朝夕夕家家戶戶都聞朗誦之聲。我們在十歲左右，對於四書、五經、史記都熟背過了，絕不像「梁山伯與祝英臺」中的馬文才背了上句不知下一句，通鑑或了凡綱鑑也大略讀過了，當時雖如「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」，但對以後的理解與運用則有不少方便。

民國十五年，當土八路清算我家時，七十二歲的祖母魏老太太人力言「我家僅有祖遺薄產，並且歷來行善奉佛，算不得土豪劣紳。」而被活活埋死。次年土八路圍攻城邑，我兄秉唐首先倡組反共自衛隊，結果是奮勇身先的戰死。我父逃往宜昌，至廿二年冬多受生活煎熬溺水而死。彼時我當營長在浙江剿共，不得前往奔喪，僅託人將

我母姜文芝太夫人接到紹興縣。三代死於匪亂，父死而不得葬，令我欲哭無淚。

沔陽的鯊魚和鱸魚，比起香港、金門空運來的鱸魚，及四重溪的鱸魚有過之而無不及，「千不想萬不想，只想蕪菜煮黃鱔」，這兩句話足以說明沔陽人對鱸魚的喜愛。沔陽的酒席是八大八小，十二圍碟，超過現在六千元新臺幣一桌的場面與內容，點心之精緻鮮美，亦非廣東與揚州點心可比，一回到家鄉風味，任何佳餚就覺興趣索然。

橫遭誣讞繫獄一週

回憶民國十六年間，我由沔陽順流東下，讀四年制的私立共進中學，林彪高我兩班，當時他叫林尤智，短小精悍，綽號矮鬼，他弟弟叫尤勇，矮矮胖胖，大家呼為油漆桶。我們在校中根據國父孫中山先生知難行易學說，組織了一個「知行學社」，禮拜天其他同學出外玩耍，我們在校內開演講會，社外聽眾寥寥無幾，實際是相互報告研究心得。林尤智平時沉默寡言，但校中學生聯合會的代表，始終是他包辦，一到大庭廣眾之中，他就振振有辭，大顯身手，說話很有條理與技巧，富有煽動力。有一次當他講到「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號角，已由千里迢迢的電桿很響亮的傳過來了」之時，我也有興奮之感。

在「共進中學」的國民黨，只有我們「知行學社」的一個小組，每個星期六晚上在武昌師範大學樓上的教室內開會，指導員是任中為副主席的董必武，我每次都把同邑鄉長張難先（當時

任海南島行政長，以後做過浙江主席，已故）在廣州寄給我的那一本民族主義帶去閱讀，愛國心切，讀起來津津有味。

十五年，北伐軍衝過汀泗橋，武漢學校停課，我被派回鄉組織沔陽縣黨部，行前查悉林尤智早已赴粵，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，於是覺得此人有點神秘。

回沔後，由七個執行委員、四個候補委員，組成縣黨部，主要工作是揭露軍閥割據之害，宣傳統一救國之必要，以及三民主義之內容，並發動了五百多名青年，擁出一位叫何復州的紳士，組成了一支別動隊。正當幹得有聲有色之際，那四個候補委員居然開了一次秘密會議，把我們七個執行委員中，開除了五個的黨籍。我因摸不清矛盾，遂暫時藏匿姨媽家，其餘四人則被他們強迫縣長逮捕看管。那些家長都不知道這羣毛頭小子搞的甚麼鬼，闖下了甚麼大禍，就找那四個候補委員討兒子，他們的答覆是只要周某出來，其餘四人立即釋放，我只好挺身而出作為交換。他們於是電報湖北省黨部，說我不明瞭主義，反動激烈，請予處決，幸虧董必武（省黨部主委）比較溫和，而與我又有幾面之緣，回電說：「據稱周某不明瞭主義，但不至於反動，應予以自新之路。」我才被沔陽的卅幾位長輩紳保釋出獄，自十五年九月六日入獄，至同月十三日保釋，我取了一個「鬪鹿」（初六）的字，「酒悅」（九月的別號，以示不忘。

我在獄中結識了一位姓張的郵政分局長，他因虧空一千五百銀元被判監禁追賠。我出獄後為

他代繳賠款，保他出來，同道逃往武漢。我住武昌小朝街一家旅館，他說要回黃陂另謀出路。

脫險前往安慶投軍

民國十六年春天，邂逅到小學老師陳登悟，他在第十軍軍官教導團當上尉書記，介紹我去充准尉司書，月薪卅二元，坐黃包車上下班，仍宿旅舍。約半個月光景，該團被陳銘樞機械封閉，正感走投無路之際，忽然途遇張郵政分局長與一陌生人，他劈頭就問：「有沒有工作？」我無奈的把兩手一攤，接着又問我：「準備怎麼辦？」我說：「想去南京。」他即忙阻止我再說下去，並說：「明晨六時到某處來再談。」我頗感莫測高深！

次晨見面，他說：「昨晚你好危險，武漢現在是共產黨的世界，沒有共產黨員的介紹，休想讀書與做事，如果昨天與我同行的那人比我地位高，他一定當時就逮捕你，但因為目前我是『人民俱樂部的主任，兼漢口總工會的秘書長』，他把我無可如何，所以我當時打斷你的話，要你現在來面談。」我不禁捏一把汗，若非這位張局長顧念一點獄中難友的舊情，我的遭遇也許不堪設想了。

當下我急忙找陳登悟老師緊急會商，決定兩天以內非走不可，他去找船，我去當賣衣物，全部多裝押了十二塊銀元，花兩塊錢請幾個朋友大吃了一頓。船費八元，次晚起棹，順流急駛，於第三天黎明之前，偷渡過了國、共勢力分界的九江。到安慶上岸，住於湖北會館，陳登悟老師是

安徽民政廳長劉復的學生，很順利的獲得了文書科員的職位。我却投到川軍顏德基的教導師警衛連當學兵。

二等兵幫上士抄寫

有一個星期天，我到湖北會館去，適逢安徽省黨部借館內大廳在開「清黨」會議。主席問道：「有國民黨黨證的請舉手。」應聲而舉的連我在內只有七人，這七個人就當然的做了安徽省清黨委員會的委員。主席宣示說：「各位要知道，持有黨證的才是本黨黨員，對跨黨的共產份子，當初並未發給黨證，今天我們要清黨，不能再容共黨份子滲入，這是他們七位當選的理由。」我一步登天當了省級清黨委員以後，才明白開除我們黨籍的那四個傢伙，竟然都是共產黨，而核准的湖北省黨部，也是中共的省黨部。我的天啊！他們有「團黨」，我們沒有「黨團」，上級黨部連一個組織內有那幾個共產份子都未告訴自己的同志，因此我們只有挨黑拳的分，還那裏說得上鬥爭？黨絕對要分清敵我，不讓敵人混跡其間，借黨營私的比敵人更壞。當時我雖有這許多感想，但是究因年輕，環境生疏也未會申訴。

那時的省級清黨委員，並無分文待遇，也不因黨的職務而提高社會地位，不過連長還是另眼相看的命我不必守衛，而擔任幫寫工作。連上的司書是上士階級，我以二等兵幫上士抄寫，不免有點自命不凡起來。有一天我要連長的勤務兵端一盆水給我洗腳，他說沒有，一會兒連長回來了，他很快的送來一盆給連長洗臉，他看那水已呈

黃色，又很巴結的端來一盆清水，然後再捧來第三盆作洗腳之用，這時我才恍然大悟蘇季子所說「人生在世，勢位富厚，蓋可以忽乎哉」的話，而生離去之念，連長也很文雅的說了一句「你終非池中之物。」之後，慨然送了我二十元的路費。

上海第一軍當學兵

當我到達南京，第十軍軍官教導團已組成，經我說明在武昌一段經過，竟破格的收為學員，那知不到兩個月，該軍軍長王天培在津浦線上作戰不力，照「連坐法」處分，教導團亦隨之解散。不久孫傳芳渡江反攻，發生龍潭之戰，我約了八個同學，往下關抬了幾袋棄置江岸的軍米赴鷓鳴寺席地而住，大家囊空如洗，油、鹽、菜蔬均付闕如，每天僅吃兩餐白飯，而以看日本侵華史、蘇俄侵華史之類的書來刺激情緒，一切苦難，均不在意。

真是天無絕人之路，米一吃光，龍潭的仗也打勝，鄂軍第十三師路過南京，我們八人之中的一位艾大哥去一個團部當上尉書記，我去那個團的衛生隊當二等擔架兵，我正愛心上前線抬不起傷兵將怎麼辦，忽然遇到第十軍軍官團姓李的教育副官，他說：「教育長在第一軍當參謀長，你去必獲照顧。」遂又冒昧的向上海投奔。那位對文學頗有根底的艾上尉願意與我同去，我說：「我到那裏去還不是當兵嗎？你何必捨上尉而不為？」他說：「在軍中搞文事非我所願，我們且從頭幹起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吧！」

到了上海謁見參謀長唐俊德將軍，果然對我

相當親切，他說：「這裏分發來的黃埔學生很多，還在候缺，不過你們的工作還是可以安排，但不知志願如何？」我們說願在第一軍交通教練所當學兵。

這個教練所半年畢業，表面上分有線電、無線電、鐵道及船舶四系，所招收的多數是高中畢業，少數是大專的學生，實際只教些收發報與接管軍船的起碼常識，仍以學習軍人生活及班排戰鬥、警戒為主。但所有學兵並不感覺失望，正如抗戰期中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一樣的熱烈。我因滿懷國仇家恨，在入隊三個月之中，行止坐臥，簡直像個木頭人，終日沉默，和艾大哥也沒講過一句話，連長龔再生，湖南石門人，以為我志不在此，建議保我考中央軍校，唐將軍欣然核可。

借艾大哥投考軍校

當我只提了一隻小籐籃走出大門時，正值艾君站崗，他在答禮之頃，不禁淚如泉湧。我領會其意之後，又走後門回來，報告連長：「願意讓艾君先去，因他較我年長十歲，不能再就誤了。」連長嘆了一口氣說：「我為你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你倒給我出個難題。」結果出人意表，連長竟同時成全了我們兩人。

當晚九時，我們由楓林橋向北站進發，經過法租界及英租界時，着武裝者不准通行，只得脫去軍服，穿件單薄的毛線衣乘馬車疾馳而過。十一月間的寒風刺骨，在自己國家的領土上要受如此委屈，令人不勝感慨。

到了南京後，立刻去黃埔路中央陸軍軍官學

校報名，發現教官中有一劉逸天上校，是我在第十軍軍官教導團時的老師。

我們按址前往細柳巷蕩鄉銘公館拜訪，等蔣聲停頓之後，出來接見的是一位雍容大方的中年女士，她向不文不武的我們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直接了當的問有何事，並說劉逸天上校不在家。但後來當她看了我們的留字以後，態度即轉為和藹，她說：「寫得很好，我一定要逸天盡力幫忙。」後來才曉得她是劉逸天的賦友。

未幾，艾君與我都編入暫編第二隊，將要分科試驗時，他問我想學那一科？我說砲兵。我反問他的志趣也是砲兵，不過他說：「砲兵要學測量，我對數學一竅不通，恐怕只有學步兵的份。」我替他打氣，並且給他講解了一些簡單的數理，還安慰他說：「你考到那一科，我也學那一科。」等到榜示出來，我們都讀砲科，這才兌現了「有福同享」之約。

當年十二月，南京大雪，校內廣場上雪厚盈尺，我一時高興，在場上跑了幾週，回到室內後心痛欲裂，不久便昏迷過去，事後據艾君說：「你睡了三個小時才醒，在你昏迷前，再三要我拿雪餵你，居然不藥自癒，真是怪事！」

與戰火結下不解緣

自寧漢分裂之後，蔣中正總司令下野赴日，軍校由雲南人楊杰任校長。迨孫傳芳龍潭敗北，何應欽將軍等通電擁護蔣中正回國繼續完成北伐，我們第六期三千多人無不以為蔣公學生、繼承黃埔傳統為榮，遂藉故毆辱楊杰，蔣公痛責我

們不該如此。未幾由蔣公兼任校長。當楊某到任時曾有「楊杰不才」的自謙語，遂有謔者寫一聯為他送行：「楊杰不才，才來才去；黃埔勇敢，敢作敢為。」

民國十七年一月正式上課，教育長何應欽將軍，羣稱好好先生，教育部主任王柏齡頗有學者風度，訓練部主任張治中，同學皆呼之為「潑婦」或「後娘」。

幼時我常「自戕」，因此得了「夢遺」的毛病，身體受不了嚴格的軍事訓練，乃自我苦練，寒冬只蓋一條毛毯，蜷縮得像隻小猴，早晨提前半小時起床，打破水缸裏的冰塊，用冷水淋浴，

再去操場跑廿五分鐘後穿衣應點（軍中早晚點名），兩年下來，即很結實矯健。對於軍事學術科，反倒沒有像當兵時的吃力，把課餘的時間都用在研讀社會科學，所以在畢業時，我只帶走了二十幾本筆記。

十八年夏季畢業後，留校見習，學了三個月的機關槍，包括日式、法式、捷式、俄式及各式國產品，達十餘種之多；接着到馮軼裴的教導師候補軍官隊，受了三個月德式的步兵戰鬥訓練；最後又到砲兵軍官班研究日、德及國產各式火砲的用法一個月，以後值石友三叛變，從此就與戰火結下不解之緣。

聖文 少年行 全一冊 曹志源 教授 著

文庫

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

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，作者以高深文藝筆調，對出生以來社會動亂，國家災難，戰時年幼從軍，軍中生活趣事，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悲劇，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。要目有：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。附錄：金沙坡之憶、祖國的召喚、世界粗話大觀、名人當眾入睡趣聞等篇，老少各界咸宜。三十二開本，二百五十頁，十餘萬言，現已出版歡迎購閱，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